

興邦興亞之原理

新民學院教授
法學博士
三枝茂智著

興邦興亞之原理

新民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五日發行

興邦興亞之原理

定價國幣三角

著者 三枝茂智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者 田中莊太郎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印刷者 田中莊太郎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電話（代表）西局二一三〇號

序

人類莫不好生而惡死，好和平而惡戰爭。然而人類的歷史，都是充滿了戰爭的事實，這是不是人類的本性是一個好戰爭的動物呢！這決不是的。可是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呢！這也是不可能的。和平與戰爭是相對的兩件事，生存與死亡也是相對的兩件事，可是有爲和平而戰爭的，亦有爲生存而犧牲性命的，然而既要和平爲什麼要戰爭，既要生存爲什麼要犧牲性命，這不是一件極矛盾的事體嗎？但是人類的文明，恐怕就在這一種矛盾的中間發生出來的。

爲和平而戰爭的總是說要得到一個永久的和平，爲生存而犧牲性命的總是說要使子孫得到光榮的生存，由此看來，人

類的本性，還是要希望和平，還是要希望生存的。我們固然不是和平論者，祇是反對戰爭而沒有達到和平的辦法，同時我們也不是戰爭論者，祇是以戰爭的手段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

現在中日事變，已經到了戰爭與和平的一條岐途上，要和平應當可以和平了，要戰爭也已是正在戰爭着。但是這裏面總是有一個不得和平與不能不戰爭的理由在。不能和平者，說是我們要有一個光榮的生存，不能不戰爭者，說是我們要有一個永久的和平，那末究竟什麼才是光榮的生存，什麼才是永久的和平呢？這一點實在是值得我們中日兩方面要永久和平與光榮生存的人需要有一個共同澈底的認識。

三枝博士是東洋有名的學者，是現在新民學院的教授，近將其新著的大東亞主義論，論新民主主義，東邦聯合之妥當性等大文章發表，對於現在立於戰爭與和平的歧途上有一個明確的指示，對於如何達到永久的和平以及光榮的生存，不能不許爲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了。在這一時候，實在是需要有意識的中日人士，盡其熱誠的思索，使達到中日真正的共存共榮之途，這種價值，恐怕比甚何都要偉大。以三枝博士的熱誠，頗爲敬佩，希望中日有識人士人手一篇，必定可以引起中日共存共榮的正當解決的途徑。

中華民國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长繆斌謹序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中旬

自序

自從此次中日大事變勃發以來，幾乎數千缸墨汁已流於數萬噸紙之上，或爲對華政策論，或爲中日國交調整論。無奈其大多數，不是灌入聾耳之獨善論，便是「感情的」慕華思想，頗引爲憾。日本人之論策而能觸動新中國智識階級之耳目者，除新民會等努力之結晶而外，迄今殆無有也。東亞協同體無論，即日本雖吹笛，但新中國不甚熱心與之和舞。筆者於事變後暫在北京得有與中國青年多數親炙之機會，故自不得不立脚于日本與新中國，而作「東洋的」考察。中日兩國相剋之原因安在？能與中日滿三國各自之「民族的」要求，相吻合之「東亞的」限界爲何？中日之心臟一鼓動而起之波長果如何？是爲余在北京生活中之課題矣。筆者旅居華北，倏

已一年有半，其間所得發見之一部，即本書收錄之數篇也。在「東邦聯合之妥當性」一文，余努力闡明中日兩國因鑑於其「國際的」環境及「國內的」要求，必須結成爲一集團之所以然。在「大東亞主義之提倡」一文，則欲闡明中日兩國相剋之揚棄以及爲東亞六億大衆之合作，應設何種新目標。在「論新民主主義」一文，則自三民主義之批判始，將可謂新中國政治綱領之根本之新民主主義，由儘可遠大之見地，努力予以解釋。最末一文「軍縮與國際政治之實相」，係舊著國際軍備縮少問題之結論。在十五年之前，能將目前世界之形勢，比此更「大乘的」豫言者，恐未有也，並在調整中日關係之際，亦可作爲考案之基礎，故特輯錄之。余所兄事之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長繆斌先生，爲此小著，撰如金如玉之序文，筆者實不禁感謝。同事林明哲石金岱宋木公楊松聲諸先生分擔翻譯此書，筆者亦深表謝

忱。此小著若多少裨益中日兩國之理解，而無負新民印書館之好意，則意外之幸云爾。

昭和十四年四月下旬

著者 三枝茂智識

目次

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長繆斌先生序

自序

第一章 東邦聯合之妥當性……………一

第二章 大東亞主義之提倡……………四三

第三章 論新民主義……………七一

第四章 軍縮與國際政治之實相……………九六

第一章 東邦聯合之妥當性

一 序論

中國問題懸在日本之眼前，已半世紀矣，迄未解決，關於此問題，中日協力之公式，理應有大體定規，藉得中國人之強有力的首肯。然而迄今中日親善，共存共榮，和平統一以及東亞安定力等語，實不免流於皮相，未曾予人以深刻印象。

「皇亞細亞」之著者鹿子木貞信博士及其他多數先覺者，曾提倡立腳於人種主義與政治地理學上之說，亦有人曾提倡大亞細亞主義之說。此等主張，與其注重現實政治，無寧偏重於理念，實爲日本世界政策之基礎。西洋早有黃禍論及東洋移民排斥運動。因孫文亦曾提唱此說，故不可棄。藤澤親雄教授，將全體主義適用於國際政治，即以東亞認爲東亞運命協同體，而期確立東亞再建之「意德沃羅基」。此說，在華北已博得多數有志於聯日興邦之識者之共鳴，加以有所謂同文同種之近親民族關係，經

濟地理學上以及政治地理學上之背景，故值得推崇。最近吾人可聞東亞主義或新東亞主義等語，斯可謂以上二者之部分的或素朴的表現。此等語，含有外交上之思慮分別，並印度與緬甸早因希臘波斯及回教之影響而變爲歐洲化，故應加區別，因鑑於此，此等語，亦不可輕棄。雖然，筆者，與此等之說，不相扞格，且併而行，力求實證的及現實的，欲發見中日提携之公式，俾實利主義之大衆，亦可理解，筆者迫於斯種必要，茲試論之。吾人此種工作，若歸失敗，則一時藉武威強制的中日提携，縱可辦到，然依據文化之永續的任意的中日提携，則不可能，日本之大陸政策，亦因之而遭破滅之危險無疑。職是之故，筆者於今痛感有發表此拙文乞求方家斧正之必要。

中國久已依賴聯盟及歐美，尤其依賴英美及蘇聯等之勢力。由聯盟及其他地方所派遣之顧問，西安事變時曾活躍之端那氏以及英國大使等，俟國民黨治下之歐美派之抬頭，始終與之提携至今。試看鮑君所著中國之涉外關係論，共一百十八頁云；

「在中國，法國之政策，乃依中國問題之領導者究爲美國或爲日本，而決定。若美國爲其領導者，法國必當追隨美國，而支持門戶開放國際協力之政策。若日本爲其領導者，必當恢復門戶閉鎖榨取之政策。惟希望新借款團成功，而美國爲極東之領導者，法國與英美可以協力。」

如上思想，正支配中國之大勢。因此，中國，以日本之領導，獲得關稅自主權之後，爲此次「中日衝突之因」之滿洲國，遂建立而爲「東洋的東亞保全」（茲所稱東洋者，係對於西洋而言，爲亞細亞或東亞之意，並非日本之意也）之礎石，且至此滿洲國由強制的提携逐漸推移於任意的提携，並治外法權及鐵道附屬地之行政，將行撤廢之時，此次中日大事變遂勃發矣。日本之蘇秦張儀等，乃皆敗北，甚爲遺憾。匡救此事，決非容易。其方略，似甚難尋，慌慌之妥協工作，却引起反對結果，人皆無法措置，筆者於是不得不奮起也。

二 抗爭與協力

達爾文所認爲生物生活之基本之生存競爭，人間生活之內，亦甚顯著。高尚的紳士二人之間，有時因生活軌道一致，而發生不安之現象，在一家庭內，有時亦然。一個成年人，雖未嘗以血拮手，然而犧牲無限生命而始長成。有時明確意識而鬪爭，無往而非權謀術數，對於由其反動而生起之苛責，則以惡良心，與之戰鬥，甚而至於克服之。然而其精神的葛藤結果，有時尙且達到如熊谷直實一般之境界。協力或同盟等現象，與如上事實同時併行，而支配人之行動。所以三人集合，則即有政治之理

由，亦在於此。就國際政治而言，吾人亦在現實之戰爭或平和之戰爭換言之國際無政府狀態內生活，於是認定蓋然的或可能的假想敵國，而對之大事防備，尤其如最近流行之擴張軍備，一面又締結同盟關係及互相援助關係。在社會生活之競爭，是含有其必然為團體競爭與派閥競爭之傾向，並為否認同盟及否認祕密外交計，組織國際聯盟，但同時亦產生同盟，且和平議定書內，亦加以同盟，如今繫結歐亞大陸兩端之防共協定，又已成立。故外交也者，可謂以時間空間為背景，而假想敵國與同盟國之中，選擇其與本國最妥當者，藉以調整之術。立於此種見地而言，則可知，國內之個人主義換言之自由主義或國際的社會主義其如何無力，以至社會主義的競爭云者，為欺瞞之辭。同時可知，於國際政治，所謂順應大勢者不得成為原則，並在過去曾與中國，為追隨歐美而相爭之事，已達日暮途窮。

於國內政治，徵兵制度為身命之國有化，租稅或統制經濟為奢侈費或必要費或生產手段之國有化，如斯，個人不斷的為全體國家所抹殺自己本身，至於國際政治，則民族主義總佔優位，其餘者隸屬於此。凡國際政治之主體，既非聯盟，亦非國際會議，大體言之，是為民族國家。如今德匈波三國正在威脅捷國，彼亦為民族主義，人稱之為自然最終之實在體。筆者對此「最終」一語，暫且保留，惟於國際協力，若將民族主義以及民權民生率抹殺之，則實無生命。但以現實之問題，而世界到處所擴張

之積極民族主義與收縮之消極民族主義（尤其由土耳其至中國之地域），吾人不能不承認其存在，因此，「國際協力」應使前者妥當或穩固，將後者匡救或補強。「協力同盟」四個字，若換之以「國際主義」四個字，國際政治之統一原理，當為妥當的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人類，只以所謂家族與民族之先天的兩兩結合，不得充其所需，乃按其先天的環境，一面又按其後天的選擇，而要求最適於生生發展之準先天的的一種國際的結合。拙著國際軍備縮少問題，即闡明此理。

畢斯麥為一神出鬼沒之外交家，他曾勸說俄帝應對威脅俄國之德奧同盟加以防禦，而獲成功，然此甚不合以上統一原理，故不久失效，而成立法俄協商，此次事變日方實不欲大戰，故一再求英國諒解，事變之初，與國民黨政權似亦欲妥協，然皆未成功，蓋由於未曾充分尊重日本之「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之故也。中日提携之成功與否，總而觀之，仍依東亞諸國將雙方之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能否互相兩立而決定。斯種兩立，迄今以為不可能之事，曾經百方試驗，究未成功。故華方寧供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為犧牲，然決不與商榷。中日大事變勃發之原因，實在於斯。事已至此，以上工作，倍增艱難。雖然，當此機會，若不能實行，永無實行之希望矣。吾人迄未澈底努力使中國人理解，其準備，亦未臻充分，同時中國人亦不欲理解。茲為打開其癡結計，不得不確立吾人之武德主義，此時我方不

得不使中國人理解，對方此時有欲知之者，一部分亦有裝知之者。智識階級人，中日雙方皆認其爲國家有用之材，此時應速奮起。

大學一書，堪稱東洋聖智之最高峯，予茲引其中一句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予所謂具體的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已於大學之中，有充分說明。

三 聯盟之日暮

各民族國家協力同盟，一般的抽象的要求國際聯盟，於世界大戰後對於戰爭之反動期，遂見成立矣。自從其成立之時，既已成爲『理想之幽靈』，毫無深刻實相。蓋因其未具有予所謂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而於漫然空氣之中，以國際主義作爲其推進力。故國際聯盟，不免缺乏普遍性。斯種畸形兒，當不能存立，當不能創造何物。關于一面招牌之軍縮問題，亦未有任何成果。其間大國之董事會議，戰前之歐洲協商以及關於捷克問題之四國協調等，雖曾一時推行海軍限制，然聯盟則袖手傍觀，而不干涉。自居同盟，而其規約第十六條，則未曾發生效力，可見聯盟之無力。以其規約第十條所謂

現狀維持之原則爲中心，而欲行軍縮與仲裁裁判，但因與其規約第十九條現狀變更調整之原則，自相矛盾，匪但豪斯大佐所謂『和平的變更』(Peaceful Change)未能實行，其自尊之規約第十條尙且未能擁護。徵之於滿洲阿國及捷國，即可明瞭。

中國今仍依賴此種聯盟。關於山東問題，中國曾否認凡爾塞條約，批准桑支曼條約，而列入聯盟國，於十八年前，失和日本，而加入聯盟。中國未繳聯盟會費，但却攜帶大批的極東問題，參加日內瓦。列寧，早着眼於中國，爲傳播共產主義之地盤，故聯盟之國際的小人波蘭系猶太人雷希曼等人，視中國爲魚肉。其喜劇之內容，日本人尙且讀之不明，中國人必更無法讀之。揭幕而觀之，原爲此次大事變，中國竟成焦土。自以爲賢明之顧維鈞等人，遠在日內瓦，一面觀此喜劇，一面擁抱聯盟之骸骨跳舞，真是滑稽。

中國民族主義的完全性，中國外交關係之出發點，早已受傷，甚爲遺憾。無論過去現在將來，若無日本存在，恐不能多保持其完全性。此點即爲本論之中心，待後論之。孫文論三民主義，首提平面的淺薄的民族主義，以推行之。此種平面的抽象的民族主義，連繫於超越的國際主義——即國際聯盟，聯俄容共以及依賴歐美，斯與真實之民族主義，是否矛盾？民族主義，能否發揚光大？此點爲孫文之失